

◇ 闲情赋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,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,偶或写点诗文,以遣有涯之生。

西方人福柯曾把沉默上升到“文化特质”的高度,说它是“体验与他人关系的特定途径”,但人生在世,有时想不说话亦非易事,譬如阮籍,只得蓄意检束,“言皆玄远,未尝臧否人物”,尽管因此被司马昭许以至慎之典范,但对于阮籍这样一位性情旷达、志气宏放的人来说,则未免压抑过甚。稍具中国文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他善作青白眼,车至穷途而痛哭,登广武山叹世无英雄,笑礼法君子如虱处裤中,为了美酒而求作步兵校尉……所有这些是文学上的熟典,色彩斑斓而充满着矛盾,可以看作是一个自由的天才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,在约束和突破的冲撞中的生命挣扎。阮籍因此嗜酒善啸,“闻数百步”。

据说阮籍年轻时曾在苏门山中遇一真人,他试图与之探讨一些形而上的问题及吐纳导引之术,不想该真人对此极为冷淡,拥膝岩侧,昂首不言。

这里说的“六扇门”,不是明朝的衙门,更不是京城老百姓调侃时说的“无价文物”,而是我家装修过程中被“废弃”的六扇门。

都说家里搞一次装修,人要蜕掉一层皮。装修伊始,我就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,没想到前期的硬装还算顺利。可进入最后的安装阶段,各种状况百出,我简直成了救火队员,但归根结底,似乎这“门”总与我过不去。

先说一楼的门。为了在装修中少点烦恼,选择主材的品牌时,我们大都选择了知名的大牌,门也不例外。没想到,品牌门的设计师居然量错了尺寸。浩浩荡荡运来的门和门套,居然有一大半装不上。门套大了可以“裁切”,门长了却不能做“手术”塞进框。历经痛苦的交涉投诉后,知名品牌同意重新测量重新安装。

知名品牌粗糙的活计,让我不免担心起了我家二楼的两扇异形门,果然,两扇异形门给我带来了“六扇门”。

我家二楼是个阁楼,阁楼有斜顶,所以有两扇门不是规规矩矩的长方形,而是梯形。我们这次放弃了知名品牌,选择了一家中等大小的木门厂家。测量小伙上门,门洞草图一画,尺寸一标,搞定。意料之中的是,门的尺寸真

香菱拜黛玉为师学诗,几番琢磨,终于梦得精彩诗句,赢得众人赞赏,被补为《海棠诗社》的社员。作协会员是作家,诗社社员自然是诗人。

金陵十二钗的正册副册,没有人比香菱还命苦的,本来家境优越,只因年幼被人贩子拐卖,受尽屈辱。

香菱原名甄英莲。其父甄士隐能随手赠送贾雨村五十两白银,家境自是不错。英莲生在这样的家庭,打小当然娇生惯养。谁料英莲五岁时,被人拐走。自此,一连串的打击,甄士隐家破人亡。

这古代人贩子脑回路奇特,并不马上出货,而是炒长线。英莲被拐子养在僻静处,认着亲爹。长到十二三岁时,已有些姿色,拐子骗她说,爹因无钱还债,要卖她。黑心拐子为嫌钱,把英莲同时卖给两家(一家是平民冯渊,一家是“丰年好大雪”的薛家“呆霸王”薛蟠)意欲卷走两家银子,逃往他乡。于是引出一桩人命案。在贾雨村的帮助下,自然是薛蟠赢了。小说深刻揭露了官府与豪门如何勾结,也安排了贾雨村等人不得善终,可恶

口 哨

阮籍意兴阑珊,只得长啸而退。谁知刚走到半山腰,忽听上面传来恍若令禽鸟忘飞的鸾凤之音,又似源自心底的呐喊,更如同几部鼓吹同时奏响,引得山林幽谷,金声玉振。阮籍回头举目,却原来是先前那人在长啸,一时间心领神会,回去后就写了著名的《大人先生传》,“假苏门先生之论以寄所怀”。阮籍这一既可纵情任性自由发泄,又无言多必失之虞的“啸”,在汉及魏晋时期曾风行一时,同为魏晋时人的成公绥,甚至还写过一篇《啸赋》,其中说到:“动唇有曲,发口成音。触类感物,因歌随吟。大而不夸,细而不沈。清激切于竽笙,优润和于瑟琴。玄妙足以通神悟灵,精微足以穷幽测深。”后来这一神乎其神的技

艺,尽管失传已久,而“独坐幽篁里,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”的境界,今人几乎也是很难领略,但仔细推敲,还是不难发现,先贤闲坐无聊时用以打发时间的“啸”,其实颇接近于今人之吹口哨。比如《说文》是这样解释的:“啸,吹声也。”《诗·召南》中有“其啸也歌”,郑玄笺注时称“啸”乃“蹙口而出声也”。

“啸”除了汉魏时人看重外,隋唐以降,亦复如此,今人却很少措意。这或者是因为信息社会,传媒时代,人们说得太多之故。其实,如果能够气运丹田,曼声长啸,亦不失为一件美事,最不济当对畅顺呼吸、调理血脉有神效。又譬如那些把广播节目当成自家小杂货铺的男女主持人,以及那些在荧屏上道貌岸然言不及义的所谓嘉宾,与其夸夸其谈、不知所云,实在还不如尝试着吹几声口哨来得赏心悦目。

进入(关门)的。师傅叹了口气:“制作这样的门,应该在厂里先搭好门套,试开试关,确定没有问题后,再上油漆。”我们不甘心安装失败,只好“三个臭皮匠”顶诸葛亮了,终于又研究出了个方案:在门最上面的一条边打45度斜角。看来,这门得再次重做了。四扇错门堆在了家里。

为了确保成功,爽气的业务员这次亲自上门画了图纸。因为生产木门的厂在重庆,鞭长莫及的我们,在这一个月的等待时间里,只得三天两头请业务员转达“先在厂里试一下”的请求。

前几天,新做的门又送来了。安装师傅和我再次傻眼了。拆开包装后,发现这门依旧无法安装,原因和上次一样,厂里的工人没有看图纸,把千叮咛万嘱咐的“试开试关”请求当成了耳边风。

现在,六扇门堆在家中,我们只能静静等待,期待第七第八扇门能顺利地成为新家的一部分。

装修是个体力活,累不完全在体力,而在脑力,要随时应付各种状况,随时成为救火队员。尽管累,但装修也让我懂了很多常识,就如这六扇门,我这个臭皮匠,也总算做了回诸葛亮。

指出学诗的路径:先把王维的五言律揣摩得滚瓜烂熟,再读杜甫的七言律,然后再掌握李白七绝的精髓,最后把陶、刘、谢、阮等通览一遍,一年工夫就可以成为诗翁了。从这件事,我们也能看出林黛玉的骨骼清奇,她是真正主张人人生而平等,与薛宝钗有本质的区别。

香菱废寝忘食地读起诗来,茶饭无心。或坐于山石出神,或停在池边树下吟哦,或蹲在地下抠地,耳不旁听,目不斜视,挖心搜肠,可谓如醉如痴。第三首《咏月》诗,终于赢得众姐妹刮目相看,评语“新巧有趣”。此诗共八句,句句写月,又句句写离别,最后更在嫦娥的“自问”中融入了她五岁被拐,离开父母十多年来孤单无依的情感。“一片砧敲千里白,半轮鸡唱五更残。”那分明是记忆中故乡的砧敲与鸡唱。

在过了一段轻松学诗的日子后,等待香菱的,依旧是正妻夏金桂对她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。香菱终因难产而死。其实那个时代也在难产。

六 扇 门

的又错了,送来的门太“胖”了。

这次的安装师傅是个老师傅,他索性自己动手,重新量门,画图纸,还特地关照业务员:因为门是梯形,门套的拼接处,需要厂家算好角度。这次选的厂家爽气,错了就改正,二话不说,答应重做,只是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成本,静候了一个月。

一个月后,重做的门送来了,这次,门的胖瘦对了,可门套依旧没有异形的角度,无法拼接。在我们的好说歹说下,安装师傅答应尝试现场“磨角”。“磨角”是个精细活,类似贴瓷砖时的倒角,然而它比瓷砖倒角难度更大。师傅说,这活他只有在当学徒时做过,现在自己也算在“回炉”了。还好,花了一个下午,磨角、切割,门套终于装了进去。本以为,难题解决,没想到,万里长城才迈出了第一步。尽管门的尺寸对,但因为门是异形,装进去的门无法开关。安装师傅研究了半天,发现症结所在:门有4厘米厚度,开启状态时,与门套呈直角,正常的门套都是直角,而现在是一个锐角,其4厘米的厚度是无法

诗人香菱

的是人贩子无人追究。

自此,英莲便跟着性情奢侈、不学无术、终日斗鸡走马、游山玩景的薛蟠来到了梨香院,做了薛大傻子的小妾。到了薛家,薛宝钗将她的名字改成香菱。薛蟠娶了正妻夏金桂之后,夏金桂又将她的名字改成秋菱。被拐之后,这个无辜的望族人家女孩永远失去了姓名权与自由。

到底是出自书香门第,遗传基因是拐不走的。香菱学诗,是她漂泊人生中一次天真烂漫的遐想,也是曹雪芹在百草千花、万紫千红的大观园中特意植入的一缕暗香。当薛蟠远差,香菱便搬过来与薛宝钗同住,并恳求宝钗教她作诗。薛宝钗调侃香菱是得陇望蜀,并未理会。或许在薛宝钗眼里,香菱是奴才,根本没必要学诗吧。而林黛玉却非常认真地收香菱为徒,一丝不苟地教起起、承、转、合以及对仗和诗韵来,同时

◇ 文史闲话 马光水专栏



马光水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;吉阳县屈原学会会长;出版诗集《在时间上跳远》。